

公羊春秋經傳通義

春秋公羊經傳昭公第十

公羊通義  
卷之九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鄆

音義齊惡

二家經並如是今公羊本作石惡石惡前已奔晉此必誤也釋文未言左穀有異且本疏亦作齊字

故定從之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

解詁曰據八年稱弟貶曷爲

貶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

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

解詁曰難八年事

言將自是弑君也

招殺世子而立公子留致哀公自縊故云爾

今將爾

詞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

曷爲不於其弑焉貶

据貶必於其重者

以親者弑然後其

罪惡甚

故特著其爲同母弟

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

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

罪惡也

自言春秋者亦一經之通例若招殺世子商臣弑父皆所謂不待貶絕者也其貶絕

然後罪惡見者有二類一者義隱若楚莊王

今招

晉卻缺之屬一者事隱若夫人氏仲遂之屬

疾不豫貶

著招之

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

陳也

陳以招之故君死國滅卒乃歸惡孔瑗公子過而招幸免于戮其殺世子之罪已見於陳

之爲罪首尚未見故春秋甚惡招重於此貶著之也

### 三月取運

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

本內邑久叛屬莒今

復取之不言伐莒者諱伐莒也月者錄責之起諱意

###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干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鍼有

寵于桓公景公忌之使出仕于晉方責秦伯不能容其母弟欲加奔文故特以名見此與莒慶爲譏逆女特書同例

### 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

晉荀吳率師敗狄于大原

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

古文春秋經作大鹵公羊師以今說讀之爲大

原故弟地物從中國

解詁曰以中國形名言之所以曉中國教殊俗也

邑

人名從主人

解詁曰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

之謹案此言大鹵者從狄邑名之大原者從其地形廣平名之也

原者何上平曰

原下平曰隰

原之言遠也隰之言濕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

莒去疾者當國辭入者篡辭展

之罪重矣而去疾不免爲篡者著去疾之不正也謂之莒展者猶陳作之例也踰年之君而不與成君之稱爲弑其君絕之也既絕之則展罪已顯故於其弑也從莒無大夫常文啖趙之徒自不守踰年稱公之法誤以曹羈莒展與鄭忽比類反疑經無惡展之文而斥左氏記莒事爲失實其妄至此

有罪不月者不成之爲君  
故亦不得用諸侯奔例矣

叔弓率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

解詁曰疆竟也與莒是正竟界

與莒爲

竟則曷爲率師而往畏莒也

葬邾婁悼公

所見之世邾婁始書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

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

而還入問王疾緘而弑之葬王于邾謂之邾敖韓  
非子亦稱春秋記曰王子圍固入問病以其冠纓  
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然則卷之卒非實卒矣春  
秋不言弑者爲內諱也前此伯國惟齊懿公弑君  
自立文公未之朝也今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親弑  
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畧其實  
沒其文所以扶中國  
存天理微乎旨乎

楚公子比出奔晉

解詁曰辟內難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

解詁曰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

謹案昭公之篇屢言至河乃復蓋皆季氏爲之使公不得志于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此最得其實左氏壹以爲晉人辭公者魯史順季氏之飾詞耳是行經書于冬而左傳在秋安知非卽史官欲飾成公復爲晉辭弔喪故移公行期以就少姜卒之月日耶

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正也時唯畏齊晉大

國閒有使卿行者屬襄公之喪滕君親來雖爲失禮然無施不報今亦加禮特使卿會其葬善得輕重之宜月者順內恩錄之也

秋小邾婁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解詁曰爲季氏

北燕伯款出奔齊

解詁曰名者所見世責小國詳錄出奔當誅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解詁曰爲季氏音義疏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

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誤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徐稱子又不外淮夷者皆以非

中國主會無所殊也

楚子執徐子

二家經皆曰楚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

解詁曰故繫之齊

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

解詁曰以襄公

二十八年奔魯自是走之吳不書者已絕於齊在魯不復爲大夫賤故不復錄之

然則曷

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

防旣非齊地不得與圍未彭城同例

故直言伐 吳而已 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解詁曰

侯而執者伯討也 董仲舒曰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 春秋貶其文 燕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 莊

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 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 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

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與專而封晉文不與 致王而朝楚莊不與專殺而討春秋之用辭已明

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 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

著其罪之宜死 以為天下大禁

遂滅厲 伐執例不月七月為此滅出也音義厲疏云

為賴漢武帝紀祖厲河李斐曰音嗟賴是也此厲 即德十五年齊所伐者左氏經於彼作厲於此作

賴寫者異耳又杜預云傳有賴人杜預云賴國 在義陽隨縣倍十五年下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明厲與賴為一水經注滲水篇 日厲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

九月取鄆

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

諱也

內諱滅國辭難曰入易曰取月者從滅國例起實滅也取載不起者彼承伐文獻是國明

此屬上有莒人滅鄆嫌實取莒邑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

初作中軍時三公公室三家者各有其一今更設中軍四

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此實弱公室之事然當時

必以復古爲名春秋就以善復古書之者內辭也

隱惡而揚善

然則曷爲不言三卿

解詁曰據上言作三軍等則不

言軍云卿者上師解

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解詁曰此乃解

言三卿因以爲難

上作三軍時意作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据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弟子本据上言作三難下中不言三也如師解言本益中故下言舍中爲其將復掘下中難上不言中故解上以解下如此則下不言三亦可知也謹案月者重錄之作舍同例然公如晉亦得蒙正月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

也其來奔雖不以地亦當以近書而傳其言及防

云然者經舍兩義則舉其重者釋之

茲來奔何解詰曰据漆問邱不言及不以私邑累公邑也解詰曰公

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劉敞曰私邑者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率師敗莒師于潰泉

潰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漏泉也

爾雅曰溢泉正出正出漏

出也傳釋其地有漏泉故以泉名耳何氏謂當戰而漏甚謬

秦伯卒

何以不名

至此始發難者據所見之世錄小國

秦者夷也匿嫡之名

也

解話曰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擇勇猛者而立之謹案秦居西陲雜犬戎之習非實夷國也

用夷其名何

解話曰據秦伯嬰稻名

嫡得之也

解話曰獨嬰稻以嫡得立

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何

以稱人徐人越云則不辭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解詁曰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

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賁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畧賁之見其義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遠頗率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傳例曰暨不得已也左傳亦曰齊求之也解詁曰時魯方

結昏于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不出主名者君相與平國中皆安故以舉國體言之謹案左氏許惠卿說此爲燕與齊平推尋經文下有叔孫舍如齊莅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情事正同且以僖公之篤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較之彼閒無他事而重舉衛此代在隔年而不重舉北燕其非燕齊平審矣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莅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日食于殿嘗降婁之交左傳士文伯說魯衛惡之衛

大魯小應在其君卿之喪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穀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

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如楚危月出致同例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解詁曰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

乃命臣下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為亂故危錄之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變其曰陳者世子繫君言其則

可繫招言其則不可言其公子則可言其世子則不可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招所使也

陳公子畱出奔鄭

招所立也

秋蒐于紅

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不去大夫者非討賊之辭也蓋過實不與弑而招歸罪焉

若魯鞏討  
爲氏之比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瑗葬陳哀公

解詁曰日者疾詐謾滅人也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謾託義故

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劉敞曰此楚子也其稱師何貶曷爲貶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

之賊殺人之臣稱侯則疑于伯稱人則疑于討滅重矣故壹見之於師也謹案孔瑗不言大夫討賊

之辭也蓋招所使殺偃師者若成濟之比承上滅陳文已明復事事繫陳者深存陳之意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檢左傳時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同如陳經唯

書內大夫者離至也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火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

解詁曰据災異爲有國者戒

存陳也曰

存陳悌矣曷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

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悌矣

解詁曰月者閔之罪人招也孔

瓊弒君賊也徐彥曰悌謂悲也姚大夫曰言存陳者孔子悲之也滅國多矣曷爲獨悲陳而存之以楚託於名義若義當滅陳世無敢議楚罪者若是陳將竟滅矣而幸而復存是可悲矣是以春秋於其未復而亟存之也廣森謂陳已滅則春秋雖欲存之他無可記故因天火而錄之不用外災常例矣

秋仲孫矍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晉欒施來奔

左氏經曰齊欒施

秋七月季孫隱如叔弓仲孫矍率師伐莒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

解詁曰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謹案此公羊

師說相承必有所受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是不修春秋文如是君子修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月若移冬于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春秋之爲諱也沒其文而不沒其實必有所託以見端云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子虔何以名

解詁曰據誘戎曼子不名謹案虔卽元年經公子圍也本共王審之

子康王昭之弟

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

左傳曰楚子伏

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

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

解

曰蔡侯般弑父而立

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弔也

解詰曰內

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地

者起以好會誘之董仲舒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

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

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己別矣

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

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

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楚靈王討

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  
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路子之於  
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夫我無  
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  
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  
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君子  
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  
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  
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

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  
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  
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  
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春秋刺人之過而矜下  
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非之凡此六者以  
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于外此之謂也且  
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  
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  
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  
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  
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  
則弗敬二端之正侂于上而非僻之行則于下仁  
義之處可無論乎音義禮惡而討不義讀當於討  
字絕

楚公子棄疾率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范武子曰時有

小君之喪不識喪蒐者重守國之衛安不忘危廣森謂古者戰勝以喪禮處之蒐非同純吉且起大役須先期屬衆比時有喪重致衆罷遣故君子緣人情不識也

## 仲孫纁會邾婁子盟于侵羊

## 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 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

##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 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

解詁曰歸氏胡女謹案齊歸子野母敬歸之姊何氏

以為襄公嫡夫人非也疏因附會其初至不書者蓋為世子時娶之据左傳會于沙隨之歲襄公始

生公羊雖無明文然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則襄公之幼可知假令其娶定在即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似本未有正嫡云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

解詁曰據陳子也

不君靈

公不成其子也

解詁曰靈公卽般也不君靈公坐弑父誅不得爲君也不成其子不

成有得稱子繼父也上不與楚誘討嫌有不當絕故正之云爾

不君靈公則曷爲

不成其子

解詁曰據惡惡止其身

誅君之子不立

解詁曰雖不與楚誘

討其惡坐弑父誅當以誅君論之謹案此亦春秋託王法也昔周公誅管叔而有蔡叔厥後蔡仲紹封而管叔之子不得立是其制也既絕其世復稱世子者常辭君薨稱子某今不稱子某卽是絕之若併去世子無以知是嫡與否不與立之義反不見也劉牧橫議此傳義與文反而以鄭世子忽爲



難彼未知伯在喪稱名卽與侯在喪稱子同理既  
書鄭忽于前不嫌不當立矣春秋美惡不嫌可以  
同辭必欲強相援比又可謂蔡  
世子般亦與使有蔡之文乎  
日非由惡其父遷怒其子孫  
但由靈公大逆理無繼嗣  
惡乎用之用之防也

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

意時有所築隄善崩潰殺人彘之解詰日

日者疾  
謾滅人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率師納北燕伯于陽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

解詰曰子

謂孔子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按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謹案此當爲納北燕公子陽生于某地自生以下字並滅爾  
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

解詰曰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

不知何寧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春秋之信史也

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也

春秋之信史也

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

解詁曰唯齊桓

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

其詞則口

先聖諱

有罪焉爾

詞有褒與貶絕假天子之事故謙以爲罪

也亦猶孟子云罪我者其惟春秋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然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

不日者整無罪也整與公謀去季氏從公如晉晉人拒公

整惶懼出奔公之復季氏爲之也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解詁曰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強今楚行許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

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謹業鮮虞姬姓之國見于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也後改國名中山左氏哀三年傳有求援于中山者卽是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爲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爲周之分子無疑耳晉爲諸夏盟主楚翦覆姬宗坐視不救又效楚之尤亦加兵于同姓故稱國狄之春秋特於此責晉之甚者初楚入爲中之會請諸侯于晉晉弗敢競楚由是大得志于中國放乎滅陳蔡者晉君臣爲之也蘇轍曰楚滅陳

蔡而晉不教力誠不能君子不非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率師圍費

費內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蓋季氏之臣有

南蒯者以邑叛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此弑其君其言歸何

解詁曰据齊陽生入惡不言歸

歸無惡於弑

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

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

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解詁曰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立之

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弑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爾不曰

者惡靈王無道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爲戒

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

音義弑二家經作殺若然則比專得弑君之罪而棄疾反

類於討賊之人矣不亦頗乎此條及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公羊經文皆特長于左穀

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

解詁曰据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其意不

當也

解詁曰据上傳知其脅

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弑焉爾比

之義宜乎效死不立

卷縮而比出比歸而皮縮比自謂於處無一日君臣之誼

然而君子惡比受棄疾之君已而樂成其弑也故歸弑於比以爲後世大防比不立而殺處謂之討賊比立而殺處是弑而已矣高閔曰棄疾謂之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楚靈之弑者乃比也若使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置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

氏以弑何

難不言楚人又不  
言殺公子比意

言將自是爲君也

解

曰故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也棄疾卽楚子居也  
謹案棄疾奉比爲王而已爲之司馬比雖不成君  
棄疾固君之矣故經曰弑公子比既不與比以君  
之名仍罪棄疾以弑之實春秋一言而權衡各當  
此如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  
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  
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

晉人  
辭公

公不見與盟

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亂反

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

時實棄疾復封陳蔡諸侯因楚之亂而飾爲已功君

子恥之故以不與者爲無恥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解詁曰故使若

有國自歸者也謹案吳世子偃師之子廬世子有之子也有子不絕者罰弗及嗣猶燬朔之子無絕義也名者皆始立國文無所承也傳言不與諸侯專封者謂楚專封之與彭城慶封傳文同自明或因上言諸侯遂亂反陳蔡而疑爲平邱會上諸侯者非傳及何氏之意然反復經文陳蔡之爲受封于楚實無迹可尋蓋邢衛綠陵難犯專封之符猶爲興滅國繼絕世此則楚滅之而楚自復之安足爲德且棄疾本以利動故直略之不復爲文實壹若陳蔡之自紹其國者而不與楚之義嚴矣此卽春秋賞明義不賞明事之效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魯葬者爲廬仲討賊之志也志苟不忘復讐雖假手於楚猶蔡討也

亦葬陳靈

公之意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

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常辭也左傳不達乃以僞如爲

尊夫人隱如爲尊晉尊夫人或可通尊晉則尤與內其國之義乖謬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者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禍重又以

在近世合錄名氏也若然秦鍼莒年夷之屬皆得言以近書傳輒發異義者所見之世雖錄小國事若秦公母弟莒殺公子假令在所聞限雖可責猶不責今而責之卽是以近書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

去樂卒事

解詁曰畢竟祭事謹案去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穀梁傳曰君在祭樂之

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然非卿喪不得以聞檀弓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明非有命則不敢告正以太史非卿故也經言有事不

舉祭名者畧爲變禮。吸本不主。譏祭與宣八年同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

往。後魏清河王懌曰：攝主者，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敬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意謂不

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釋，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

代主終祭也。廣森謂大夫聞君之喪，不得終祭，會

子問固言之矣。蓋陰厭而事主之禮畢，酌獻而事

尸之禮畢，故攝主與尸事畢，對文以爲節也。禮曰

士不攝大夫，若兄弟宗人爲士者，卽不可使攝。若

同爲大夫，同當奔喪，又孰相爲攝。益知解詁錯誤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也。假令當賓尸而

闕喪則亦獻尸而已。不獻賓兄弟以下也。

夏蔡昭吳奔鄭

徐彥曰：左氏穀梁皆言朝吳出奔鄭，今此作昭吳，字又不言出者，所見之

異文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此與十七年甲戌占董生以爲宿並在畢，晉國象也。晉厲

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  
卿遂相與此則專晉國君遺事之日此再食其廩  
在春秋  
後也

秋晉荀吳率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曼子殺之

楚子何以不名

解詁曰据誘蔡侯名

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

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

解詁曰以爲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爲害也

戎曼稱子者入昭公夷狄皆進至其爵不日者本不卒不地者畧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隱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鄰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率師滅賁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者何彗星也

解詁曰三孛皆發問者或言入或言于或言方嫌爲孛異猶問錄之

其言于大辰何

解詁曰据北斗言入

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

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

解詁曰大火謂心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

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謹案參伐連體六星故舉伐以統參正猶考

工記云熊旗六

北辰亦爲大辰

解詁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

所迷或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

何以書記異

也解詁曰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李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爲二天下

兩主謹案劉子政說以星傳曰心大火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李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

分爭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

解詁曰据於越敗吳于醉李

敵也解詁

曰不可言敗故言戰也不月者畧兩夷謹案左傳時楚人以詐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旋以詐敗楚師而取餘皇歸此所謂敵也河曲之敵兩無勝也長岸之敵兩有負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何以書

据衛陳鄭非二王後

記異也何異爾

宋火以災書此亦火也曷爲以

異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

下記異也

三國爲衆况至于四天下同亂遠近若一之象穀梁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日

亦以同日也

六月邾婁人入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率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

進藥而藥殺也

左傳曰許悼公瘞飲太子止之藥卒

止進藥而藥殺

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

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

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

損一衣則脫然愈

解詁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

得其節

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

失其補寫寒溫

宜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

解詁曰聽

治止罪張洽曰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

以異于商臣般者過與故不同爾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豈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

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解詁曰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

故赦之謹案書葬者起非實弒也蔡景公亦書葬所以得相起者固弒而代之者般買弒而代之者

非止是可以辨矣穀梁傳曰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哭泣歎

飭粥隘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善乎斯言孝子之至也推止之心過失而



死其父則自不欲復生卽死而天下明之謂由愛  
父以死雖死猶未安也死而天下責之謂由弑父  
以死是以一朝之過終古蒙惡夫如是而後罪少  
可償耳若止者雖不愼其始可謂善其終矣叔武  
不欲其兄有殺弟名春秋爲言復歸推此以說春秋卽止自  
芻有篡名春秋爲言復歸推此以說春秋卽止自  
責而責之者猶附於樂成賢者之意也且唯止能  
自責然後君子赦之不然進藥而藥殺曰非故也  
藥誤也甚或曰非藥之誤疾不可爲也設有不肯  
欲速代其父宜補故寫之宜寫故補之宜寒故溫  
之宜溫故寒之亦曰藥誤也疾不可爲也是尚可  
道乎故止與趙盾加弑似同然止自責則書葬盾  
不自責則不書葬此其意甚微而其辭甚顯也左  
傳言止奔晉殆避之晉以致國於弟而實哀慕咎  
悔以殞其身者也或因彼文遂疑止實弑弑若然  
止之奔乃與宋萬同科經必特書而悼公又與宋  
閔公同科不得書葬矣爲此說者是其心必以加  
弑爲過苟以加弑爲過是必以誤殺父爲無罪苟  
以誤殺父爲無罪卽與于亂臣賊  
子之甚者也邪說橫議經義日晦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

解詁曰據始出奔未  
有言自者與宋華亥

入宋南里畔也

解詁曰時會  
盜鄆以奔宋

畔則曷爲不言其畔

解詁曰言畔者當  
言以如邾婁庶其

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

賢者諱

解詁曰諱使若從鄆出奔者故與自南里  
同文謹案不言以鄆者雖諱也而與自南

里同文者乃正起其畔也諱文不諱實  
諱自爲喜時設會之罪仍不容揜爾

何賢乎公

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

解詁曰在

成十三年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爲

主于國或爲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

主也逡巡而退

解詁曰喜時曹伯廬弟謹案左傳

喪主也負芻宣公之長庶子宣公卒世子幼使負芻攝主監國負芻弑其世子而自立故謂之當主

也曹人將討負芻以喜時宣公母弟次宜爲君喜時不受賢公子喜時則曷爲

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

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非謂賢者子孫

畔遂無罪此春秋託王義以爲文王之用刑宜在議賢之辟也昔祁奚之論叔向曰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喜時功在社稷一傳而身蹈大辟可無行乎春秋治趙鞅之嚴也臣道也治公孫會之寬也君道也不發曹無大夫傳者從所見世錄小國例可知春秋撥亂之教以讓爲首君與讓則息兵臣與讓則息貪庶民興讓則息訟故天下莫不亂于爭而治于讓凡經稱讓國者五人叔術前矣日夷喜時並有定國之功叔武又不幸罹于患難春秋沒其事併沒其名而第託他事以見賢子曰泰伯

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彼三公子卽皆有讓之實而不求尸其名者札義  
雖高顧未能免僚于篡弑之禍猶在三公子之  
後也乃獨使以名見可以窺君子之論次矣

###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母兄稱兄何以不立

解詁曰據立適以長

有疾也何疾爾

惡疾也

解詁曰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偃不逮人倫之屬也書者惡衛侯兄有疾不憐傷厚

遇營衛不固至令見殺夫親親也謹案注廣言諸疾爾輒之疾則跛屬也有惡疾不立者爲其不可奉宗廟也春秋記事皆爲後王示法常辭立適以長而有衛侯之兄所以起其問發其義卽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疾亦必無廢道經變之制辟不包舉矣

###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趙枋曰華向作亂殺公子六人劫宋

公取太子爲質見討而出者故書月以異之比于宋萬王子朝佚賊之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

解詁曰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

人故以齊喻也謹案畔臣從刑人情事爲近若漢時作亂者發中都官囚徒之意也杜預以南里爲宋城內里名妄說耳左傳曰華氏居廬門以南里畔嘗考呂氏春秋云楚莊王與師圍宋九月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乃爲却四十里而舍于廬門之闕則廬門去宋城猶四十里其不在城內明矣宋公之弟辰自曹入于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者正以南里非地名也宋南里者猶曰宋獄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解詁曰是後周有篡禍

八月乙亥叔廕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解詁曰出奔者為東國所篡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解詁曰前出奔已絕賤復錄者

以故大夫專勢人南里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去

大蒐于昌蒧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

解詁曰據天子之居稱京師

言不及外也

室猶家也

景王不能齊其家適庶分爭亂自內作故直刺之也前此顛帶之亂經未忍言至此而世變將極雖欲諱不可得諱矣於詩三暮周以午孟八年始革敝命入春秋至午季一年有縞葛之敗未及酉仲九年而襄王居鄭景王元年實亥孟之際四年後二十五年而亂作

###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其稱王猛何

解詁曰據未踰年已葬當稱子

當國也

景王世子壽蚤卒未有命

嗣王崩尹氏黨于朝劉氏單氏黨于猛猛之貴賤不可知然子朝明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單劉贊私立少則猛少而又非后之子可知矣春秋於其生以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與王子朝刺號是猛亦未爲正也故再言劉子單子以者著劉單之行其私意也君前臣名而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本不當爲君故不正其君臣之辭也然劉劉子單子何以無貶猛雖不正視朝固有間矣顧

與尹氏別見曲直也稱王猛所以爲當國者春秋以王猛比諸齊小白莒去疾之等猶之詩以王此十五國也居于皇者辟王子朝也崔彥直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齊景王月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

郊郛也對成周爲西

其言入何篡辭也

王

入于成周不爲篡此知爲篡者天子無名道今而名其篡可知也本句當立故猛爲篡崔彥直曰入王城不月知居于皇亦不月者也居入不月然後知王猛之非正而春秋譏矣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

据天王崩不名卽此爲未

踰年之子亦當稱王子不當名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

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

壽死而句及正也猛非次當及者則非可繼景者也



前不稱王猛無以見其已立今卒乃還稱之曰王子猛立而猶謂王子猶之比立而猶謂公子云爾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

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居于狄泉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

也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犯周之邊鄙云爾左傳以爲討子朝蓋晉史飾成其事即明不能辨正

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彌牟問于周衆乃辭于朝  
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師是自湘  
柄鑿也且經文在叔鞅卒下而彼傳言壬寅  
寅朔圍郊又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解詁曰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於

附父仇責之淺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隳錯無度失衆見篡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

楹滅獲陳夏齧

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

据艾陵言戰

不與夷

狄之主中國也

時六國之師爲楚伐吳若偏戰之辭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爲主故

不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

据獻之戰可變中國使伐人者爲主

亦新夷狄也

陳蔡新受楚封而率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六國爲夷楚役亦不可

與使爲主解詁曰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

其言

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

解詁曰髡極下云滅者死戰當

加禮使若自卒相順也名者從赴辭也

生得曰獲

徐彥曰獲晉侯是也大夫生

死皆曰獲

解詁曰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徐彥曰大夫死曰獲者卽此獲陳夏齧及哀十

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

不與夷狄之

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

解詁曰据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不言獲 吳少進也

解詁曰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

天王居于狄泉

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

解詁曰据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

著有天

子也

先著敬王之正下言立王子朝乃廢其篡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矣

尹氏立王子朝

解詁曰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謹案王子朝無貶者與使爲君乃得去

王子之號今書王子朝

正是不成君之辭也

八月乙未地震

解詁曰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

昭公吳光

日至三食地爲再動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

據非若遂有譏道

殺恥也

前無疾而復今有疾

而復恥殺矣董仲舒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致至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露露然輕詐於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

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  
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  
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  
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纁卒

叔孫舍至自晉

再氏者為舍賈而錄之也公孫于齊  
舍要季氏納公季氏有異志舍度力

不能為怨咎自殺蓋魯之賢大夫也預見賢於此  
者凡小善就其事若之小惡亦就其事惡之若乃  
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美大惡足以  
榮辱其終身者也此春秋論人之法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鬱釐卒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

有鶴鶴來巢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

中國國中  
也鶴鶴不

喻齊非魯國中所有說文  
解字曰有者不宜有也

宜穴又巢也

解詁曰非  
中國之禽

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鶴鶴猶權欲宜穴又  
巢此權臣欲圖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為季氏

逐所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

據鬯丞不言又

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

也

解詁曰昭公依託上雩生事聚衆欲以逐季氏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謹案祭禮

口不諷辰詩曰吉日維戊少牢饋食曰日用丁己是也春秋兼舉日辰者別事之先後也雩本不在

錄目辰之例故但舉兩辛以見疏數耳穀梁傳曰季者有中之辭也

九月己亥公孫子齊次于揚州

解詁曰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

解詁曰傳言弒者從昭公之辭

告子家

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

解詁曰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故言弒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

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

解詁曰失

禮成俗不自知也

子家駒曰設兩觀

解詁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

諸侯內闕一觀

乘大路

大路殷路也殷祀天以木路尚質

與王同故乘殷之路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

后稷天子之禮也

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

皆天子之禮也

解詁曰干楯也以朱飾楯戚斧也以玉飾斧大夏夏樂也王者舞六

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

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謹案記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

夏與此文相互然八佾行綴之名文武得通言之周官大司樂曰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曰掌教

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是夏舞亦有用干戚者也

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

解詁曰繫馬曰



維繫牛曰隻柔順也謹案此言牛馬不知擇主惟其能委飼己者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人則國人樂爲之用君必無功卽左氏述昭公不從子家之言所謂隱民多取食焉意也

其言終弑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子野井曰

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

解詁曰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

執紼曰統謹案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

昭公曰喪人不佞

解詁曰不善

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

不政斥齊侯謙言爲齊執

事之羞

再拜顙

解詁曰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

慶子家駒曰慶子

免君於大難矣

解詁曰慶賀

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

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

解詁曰鈇鑕

鑕要斬之羞

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

解詁曰簞葦器也四脰方曰筒食

卽下所致快也屈曰胸伸曰挺謹案用四挺者凶禮也鄉飲酒記曰薦脯五挺鄉射記曰薦脯用簋五職聘記曰薦脯五職則吉事用脯之數也唯士喪禮及虞禮脯皆四挺

國子執壺漿解詁曰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寡君聞君在外餽

饗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朝食曰饗夕食曰餽解詁曰未就未成也糗糒也謙

不敢斥魯侯故言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

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解詁曰衽衣下裳當前者乏器謙不敢求

索謹案諸侯非見于天子無稽首今昭公稽首者自謂失國遂同齊臣也故下文高子辭之云辱大

禮高子曰有夫不祥夫讀如夫如是之夫言有如是不祥之事君無所

辱大禮解詁曰禮臣受君錫荅拜謂之拜命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太卑故曰君無所辱大

禮昭公蓋祭而不嘗祭者重齊賜也不嘗者示失守社稷志不在食景公

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

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

解詁曰腆厚也謹案服器齊所貽昭公以為旅次用

者未之敢服用言皆新潔也敢以請請魯昭公曰侯受之也此所謂就辭必稱先君以相接

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

敢辭

解詁曰不敢當大禮故敢辭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

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

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

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

言宗廟在魯弗

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尚何顏以受賜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

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

乎從者

解詁曰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

昭公曰喪人其何稱

解詁

曰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

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

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

解詁曰猶曰誰為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子

昭公於是噉然而哭

解詁曰噉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

諸大夫

皆哭

解詁曰魯諸大夫從昭公者

既哭以人為菑以幣為席以

鞞為几以遇禮相見

解詁曰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

作劍字幣車覆答音義幣與詩

孔子曰其禮與其

淺饗禮然禘豢禘字聲訓並同

辭足觀矣

言是禮也與乃若其辭則有足觀矣譏昭公不知禮之本而威儀文辭是亟故

不能以禮為國致有

此辱也音義與平聲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

地憂內也

解詁曰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解詁曰爲公取運以居公

善其憂內故書月者善錄齊侯孫覺曰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爲昭公取運以其取不爲己得特書其爵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

穀梁傳曰公次于揚州其日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

可以言至自齊也解詁曰月者閏公失國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

夏公圍成

從內邑不聽劍者凡  
黨于季氏皆叛邑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剡陵

解詰曰不  
月者時諸

侯相與約欲納公  
故內喜爲大信辭

公至自會居于暉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

解詰曰掘  
入者篡辭

不嫌也

解

曰上言天王著有天子已明不嫌爲篡主言入者  
起其難也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謀案敬  
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泉言以居于秋泉不言以  
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一正  
一不正較然可知也又與下經以王子朝比觀之  
言以者不正益可知也稱成周不稱京師者起敬

王新居東周

非故京師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解詁曰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

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

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運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不舉光弑者從吳無大夫例

楚殺其大夫卻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

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

書以近書也

與鼻我同義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解詁曰月者為下出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解詁曰乾侯晉地名月者閏公內為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者後不

月者錄始可知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

解詁曰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

晉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解詁曰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不月者例時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秋七月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

解詁曰據國叛邲之也

運非都故

不曰國之曷爲邾之君存焉爾解詁曰昭公居之而曰邾之故從國言潰地訪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運潰者季氏誘運人脅使逃散則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據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解詁曰閔公道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

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劉敞曰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居于運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吳滅國至此乃月并爲所見之

世錄治小國資

章禹不死位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欒于適歷

解詁曰時晉侯使荀欒責季氏不納昭公爲此

會也季氏負捶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入所見世日卒時葬與邾婁同例

晉侯使荀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

文何以無邾婁

解詁曰據續言邾婁謹案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邾婁師

法自連邾婁讀之固以起其義也杜預橫謂是魯史闕文後世有爲斷爛朝報之說以廢春秋者預

其罪通濫也

通濫義如周書世俘云通殷命有國首與通濫也

之通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

術也

解詁曰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或曰羣公子

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

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

孝公懿弟顏淫

九公子於宮中

顏於魯爲妻父因得入宮淫女公子

因以納賊

弑懿公也

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

蓋魯公子伯御

臧氏

之母養公者也

孝公時尚未立懿弑則孝當爲君故傳遂以公言之

君幼則

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

曷爲者也

禮曰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于謂於二者科取其一今未知臧氏之母者大

夫之妾與士之妻與

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

解詁曰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

也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解詰曰以

身死公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而於王法當賞以活公爲重也賊至湊公寢

而弑之時伯御旣弑懿公將并除孝公也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

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

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愨天子音義愨開成石

經作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國語所謂

宣王伐魯立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自是已下並傳

孝公者也所不信聊廣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

異聞言之妻解詰曰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

妻有子焉謂之盱妹叔術所生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

者也

與盱同母異父兄弟

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

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

美異之味也荀子曰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

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

解詁曰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

而盱有餘

解詁曰人夏父自謂也

叔術覺焉

解詁曰覺悟也知少爭食長必

國爭曰嘻此誠彌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

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

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

所受即盱是也服氏成長義云

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里國也廣森謂建國制地要取開方方三十者其積九百

五分之一猶有百八十里何言六里公扈子者邾

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

能知邾婁之故事者也以上或說失償故

引其言以正之

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

豈有稱人

國之賢者而所行若此乎

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

夏父

解詁曰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誅顏天子在爾故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感兒爭食之事謹案

時天子猶言時君也

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

死吾天子

死義如蔑死我君之死解詁曰猶曰何故死畜吾天子違生時命而立夏父乎

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

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

也

解詁曰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耳

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

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

絕

假令與邾婁庶其同書則黑弓醜爲叛人而叔術子孫無專濫之道是絕之也今爲叔術賢故

既不欲絕其世

不絕則世大夫也

假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奔又嫌大夫皆得

世其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仍故使

邑大夫以邑叛者同文而又別之于邾婁則黑弓實

大夫與叔術不當絕之義皆可推而知矣蓋叔術

雖世爲大夫于邾婁原其始本與夏父分國土地

人民皆所固有不得反責其專蓋爲竊邑也解詁

曰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

追有功顯有德典滅國繼絕世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解詁曰是後昭公死外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闕

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解詁

曰與取隘爲亟諱案公在外而國中取邑宜若無

諱然春秋查不變其常辭者所以存公而正名分

也杜預以爲昭公取魯邑彼未知齊侯取運唯繫

之齊得言取耳若繫之公而言取則是許隱如專



魯而公反爲取季氏之所  
有矣不亦昧於顛逆之甚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郕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  
周穀梁傳曰天子徵諸侯不享獻天子之在者唯祭  
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羊春秋通義卷九終

經傳凡四千八百九十七字

春秋公羊經傳定公第十一

公羊通義  
卷之十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三月

定何以無正月

據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莊公元年春王

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俱事在三月必以正月首時今直舉三月故問之云爾相承此傳橫着元年春王之下竊以王爲月設春王斷句理不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輒蹈不知之作抑慙蓋闕之義

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

本所以不言卽

位仍言正月者存其踰年卽位之實也定公卽位實在六月則不假存正月矣然三月雖繫執仲幾事其實外執大夫例時徐邈曰改元卽位在子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  
以謹仲幾也說是  
解詁

公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

也

解詁曰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卽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卽位謹案是時昭公之世

子衍與公子朱俱從在外季氏謀黜衍而立宋故雖踰年君位尚未有定屬也定哀多微

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解詁曰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于是謹案微辭者意有所託而辭不顯唯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君臣旣以諱尊隆恩亦無道言孫之法也

###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仲幾之罪何不衰城也

董仲舒讀傳文如是是衰分之衰顏師古曰衰城謂

以差次受功賦也何邵公讀爲衰云若今以草衣城然今木竟作蓑字者誤也定从開成石經作衰

其言于京師何

據晉人執衛

伯討也

解詁曰大夫不得專執執

無稱名氏見伯討例故地以京師

明以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義伯討則其稱人

何解詁曰弟子未解嫌大夫

稱入相執與諸侯同例貶故不稱名氏

曷爲貶不

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

解詁曰

實與

解詁曰言于京師是

也而文不與

解詁曰貶稱人是也

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

得專執也

解詁曰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謹案不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與弗

克納同義成周稱京師者起敬王遂安居東周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卽位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

卽位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

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

上般人殯于兩楹之間魯有王禮辟時天子故多

雜般法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而左氏說魯喪

殯廟卽般法也喪自外來當盡始死哀禮故五日

而後殯其明日卽位顧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

卽位鄭司農以爲殯之明日此亦子沈子曰定君

所謂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也

乎國然後卽位

此後師別自爲說謂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也然穀梁傳

云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卽

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均稱

沈子語而與此傳正相反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

弟子之易乖其師說如此

乎內也

解詁曰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謹案卽位不日者有常日也今而非常故錄之也

何言乎有常日正始必以月之朔書日月正元日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

杜元凱曰煬公伯禽子

立者何立者

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昭公之出季孫隱如禱于煬公今立其宮以報

之趙訪曰立煬宮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不同也

冬十月實霜殺菽

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曰菽大豆時獨殺菽不殺他物故爲異

此災菽也

曷爲以異書

解詁曰據無麥苗以災書

異大乎災也

解詁曰異者所以爲

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謹案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者天

戒若曰加誅于彊臣言

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

解詁曰據桓宮僖宮災不言及

兩觀微也

解詁曰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其主觀爲其飾故微也

然則曷爲不言雉

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

實兩觀災延及雉門非雉門災延及兩觀

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

兩觀先災

而後言之稱言有序猶孔父先死而曰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也若然仲子以微不言及兩觀又以微言及者言及而後其微見者加及以絕之也不待言及而其微見者不加及以絕之也何

以書記災也

此季氏擅廢昭世子之罰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

据新延廡不言作

脩大也

解詁曰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

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

脩舊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

曰据西宮災復脩不書

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譏季氏當固不勉務

公室之事朝嗣重地被災彌五月然後脩之晉雉門如天子應門而兩觀尤非諸侯之法春秋雖若以譏久不脩書其僭已據事直見矣所謂微辭也解詁曰月者久也當卽脩之如諸侯禮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月者正月也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

不月者入春秋來邾婁數伐我邊鄙內亦

亟取其邑唯終定公之世二國修禮未嘗相犯故特與大信辭也未踰年稱爵者與其所可與譏其所可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

子齊國夏子名陵侵楚

解詁日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襲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

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率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

之

解詁曰爲不  
會名陵故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

解詁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爲季氏所

逐定公初卽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謹案鹽鐵論曰春秋存君在楚浩油之會書公殆夷狄也彼意似以楚強無信侵之有危爲公危錄此盟蓋會盟異地間有他事又劉子不與盟備此三者合書諸侯例也但葵邱重邱之等不書公及今再言公卽與會于宋再言豹同意故知是殆之也

杞伯戊卒于會

不日者與益姑同義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解詁曰月者爲下劉卷卒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我主之也

解詁曰劉卷卽上會劉子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子也劉敞曰何

以不言爵畿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謹案我主之者蓋劉子反自召陵

遷疾道卒魯人爲之辯護其喪事與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解詁曰囊瓦稱人者楚爲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

於圍謹案戰稱人適可見大夫不敵君意故別貶見其罪於此

晉士鞅衛孔圉率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

明內有恩禮故錄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

吳何以稱子

解詁曰據滅徐稱國

夷狄也而憂中國

解詁曰言子起

憂中國言以明爲蔡故也

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

弓而去楚

解詁曰挾弓者懷格意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以干

闔廬

解詁曰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闔廬以復讐

闔廬曰士之甚

解詁曰言其似

賢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

曰諸侯不爲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

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

言若使君爲匹夫與

師則是虧君之義

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

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

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

請爲之前列

解詁曰時北如晉請伐楚因祭河謹案毅梁傳曰用事乎漢左傳亦曰蔡

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

楚人聞之怒爲是興

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

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

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

若時言如此時也傳主釋經進吳子之意善其

救蔡非善其爲子胥復警云爾

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

警奈何

就舉上子胥辭責其事楚君何不如事父

曰父不受誅子復警

可也

解詁曰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謹案可也

者亦不可也緣孝子言之卽復讐爲愛父緣忠臣言之卽不復讐亦爲善成其父之志子胥適託愛蔡與師得免於惡假令正爲匹夫復讐春秋猶當責之故不與足可之辭也父受誅子復

讐推刃之道也

解詁曰子復讐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

復讐不

除害

解詁曰取讐身而已不得兼讐子復將恐害己而殺之

朋友相衛而不

相迫古之道也

解詁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爲讐所勝迫出表辭猶先也

不當先相擊刺謹案已上二事因方論復讐故旁及之

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楚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

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解詁曰舍其室

因其婦人爲妻。薩案此左傳所謂以班處宮者也。反其故俗，故不足進。然猶日入者，成其憂中國之事。而以惡楚也。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

得而序故言我也

解詁曰時爲蔡新被強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戍陳同義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者何

據昭五年有越人三十二年云吳伐越

於越者未

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本受中國封號曰越其俗

自名曰於越先言倪而後言小邾與進之也先言越而後言於越退之也楚病中國繼之以吳春秋

所不樂言也末復繼之以越  
君子尤惡之故深絕而外之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

隱如之罪重矣比之於鞏是不卒者也比之於遂是不日

者也今卒又日者定公之大夫也定公德其立已而不能正出君之罪則如其恩禮而錄之云爾蓋惟君臣之大義於鞏遂既明之矣故於此得施微辭焉此之謂所見異辭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率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遨率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

公侵例月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列數之者各以事往非相為副也不各言如晉者其



事不正故  
其辭不繁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祈犁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率師圍運

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

禮也

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此春秋之制

也謹案春秋之制者君子所託新意損益周制以爲後王法若周人尊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春秋親親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成王既殯康王冕服受羣臣朝春秋之義則踰年卽位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凡此類非一欲見周禮本得二名但春秋譏之耳而許叔重橫引文武賢臣蘇忿生散宜生爲難鳥足與議也杜預輒以不稱何爲闕文名闕一字復何難曉而君子不敢增也何忌自昭末年見經至

此獨一年有兩事收其同簡異名易以相起故就  
此諺之辨論語注于服駁伯亦名何忌左傳又謂  
之子服何或單言何或單言忌蓋時  
多有此春秋取其單言者爲正焉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再盟皆不月者齊聯衛鄭晉始  
失伯伯主不信信在諸侯矣

大雩

齊國夏率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侵月者例也至月者爲下曹伯卒出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率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解詁曰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謹案左傳時趙

鞅等來救魯也瓦內地

公至自瓦

趙訪曰公會外大夫不致此稱以會師致重師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趙鞅率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殍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率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沃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

解詁曰復文公之逆祀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趙法曰前

言躋則後爲降後言從則前爲逆互文見義謹案躋僖公曰從祀先公不曰者此陽虎爲之也猶立

武宮曰場官不曰之法也

文公逆祀去者三人

解詁曰諫不定從而去之

公順祀叛者五人

左傳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

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此傳云叛者五人虎叛已見下文故略舉其黨即寤也極也不狃也輒也志也傳意明顯祀非實得正亦微辭耳季氏專魯國然後舍中軍陽虎專季氏然後從祀先公而春秋書之壹若國之典制者稱其美不稱其惡臣子之義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察於此可以治公羊之學矣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

解詁曰微而竊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大可怪故問之

者也季氏之宰也

解詁曰季氏之陪臣爲政者

季氏之宰則微

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

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哦而鉸

其板

臥而哦之曰哦鉸刻也板饋食器上蓋

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

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

解詰曰於是時

至乎日若時而出

左傳曰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

解詰

曰爲季孫御謹案臨南臨楚字出姊妹之子也

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

以季氏之世世有子

解詰曰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

子可以不

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

陽虎之從弟也爲右

解詰曰爲季孫車右實衛之

諸陽之從者

車數十乘至于孟衢

解詰曰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

臨南投策而

墜之

解詰曰策馬捶也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

車陽越下取策臨南駮馬

解詁曰推馬銜走音義釋文云駮本又作擻字

書無此字相承用之素動反

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

于莊門

解詁曰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

然而甲起于

琴如

解詁曰甲公欽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

弑不成却反舍于郊皆

說然息

左傳曰陽虎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說然猶脫然也

或曰弑

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

解詁曰時季氏邑至于千乘

陽虎

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

孺子謂季桓子丈夫虎自謂也言必

不敢追已解詁曰如猶奈也

哦而曰彼哉彼哉

解詁曰望見公歛處父師而曰

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

趣駕

解詁曰使疾駕

既駕公歛處父率師

而至懂然後得免

處父諱氏家臣懂能也

自是走之晉寶者

何璋判白

解詁曰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弓繡

質龜青純

解詁曰質柎也純緣也謂緣甲頤也千

吉凶成天下之盛衰者莫善乎著龜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謹案經未見龜者虎止竊弓璋傳廣言魯所有寶爾明堂位曰封父龜卽此也大弓繁弱之弓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噬卒

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先王之賜先君之世守失之足以爲

辱得之足以爲重故兩錄之也此陽虎歸之也然可言爲盜所竊不可言爲盜所歸故但舉得之而



已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

###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趙汭曰外次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晉世主夏

盟諸侯宗之王室賴焉及其衰也齊景公不度德量力欲伐之而代與故經不忍言伐晉而五氏垂瑕籛條之次屢書之

### 秦伯卒

###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元凱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

穀梁傳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說壘兩相相揖齊人鼓譟

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

馬止之齊侯遠巡而  
謝曰寡人之過也

公至自頰谷

晉趙鞅率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

齊人曷爲來歸運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

不違

解詁曰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  
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

在季氏  
之家

齊人爲是來歸之

解詁曰齊侯自頰谷會  
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

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  
人謝過以文齊書使魯四邑請皆還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費

郕費皆內  
邑不獲者

宋樂世心出奔曹

音義疏云世字亦作世柳古音通世柳唐石經亦作世柳古音通

宋公子池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邀會于韋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

解詁曰辰言暨者明仲佗彊與

俱出也謹案宋公文繫於弟不足包下故仲佗再舉宋以明之明年經承此已明即不復言宋仲佗也佗彊起意而辰序上者既加暨又序下嫌辰全無罪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

入于蕭以叛

胡康侯曰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得已

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

叛君則無首從之  
別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

解詁曰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既平之後遂終春秋未嘗相犯

故特與涖盟

同爲大信辭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解詁曰不日月者子無道而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賦

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率師墮郟

啖助曰毀全除之也墮但損之

衛公孟彊率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率師墮費

曷爲率師墮郈率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率師墮郈率

師墮費

解詁曰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率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

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謹案再言三月不違者前據爲中都宰時此據爲司空時也鹽鐵論曰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

雉者何五板而堵

解詁曰八尺曰板堵凡四尺

五堵而雉

解詁曰二

百尺謹案韓詩說八尺爲板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又古周禮說三堵爲雉與此傳不合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若然一堵之牆高丈長四丈一雉之牆高三丈長二十丈百雉

而城

解詁曰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  
謹案此城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墨子曰

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若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  
計之三里之城實周百有八雉容舉成數也周禮  
城郭以命數爲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者  
皆謂外城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侯伯之  
正制天子外城十有二里而考工記云匠人營國  
方九里者以公之外城爲其中城也左傳曰先王  
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三  
里之城其積九里九里之城其積八十一里爲方  
九里者九七里之城其積四十九里爲方九里者  
五而強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爲方九里者三  
而弱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爲大都於侯伯爲中  
都於公爲小都今三家私邑悉如中都之制不利  
公室故諷使墮之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

二家經曰齊侯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爲孟氏不肯墮成故

公至自圍成

解詁曰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

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故危錄之  
趙汭曰昭圍成不月異在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彊率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陽趙氏之私邑朝歌寅吉射

之私邑也實自國出居其私邑而春秋不言出奔反與彭城曲沃同以入言之者唯君有國臣不專地苟專私邑以叛即與入公邑同誅

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也其言歸何

解詁曰據叛與出入惡同

以地正國也

解詁曰軍

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范武子曰地謂晉陽也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

其以地正國

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

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

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時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

氏趙鞅奔晉歸與師以拒二子君爲之逐荀士而復鞅其復有君命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命故以



叛言之然書歸者非與使無惡也所以起其叛為  
以地正國明雖逐惡人苟無君命不免為叛孰自  
以與寅吉射情有曲直而春秋之誅壹施之此臣  
道之大防也後世蕭高宇文之徒猶託名清君側  
之惡為義師者唯春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  
知所懼也董仲舒曰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  
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  
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  
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  
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  
伯討之異術世子嗣職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  
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  
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  
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晉趙陽出奔宋

左氏經曰  
衛趙陽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率師滅頓以頓子

膾歸

不別以歸何國者楚主兵可知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

吳子光卒

趙訪曰吳楚之君雖卒于外不地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

解詁曰天子上士以名氏通

賑者何俎

實也

解詁曰實俎肉也

腥曰脰熟曰燔

禮曰以脰燔之禮親兄弟之國解

詁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禮之黃道周曰歸脰而

不祭月日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尊紀賜者則不親爲之紀時焉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解詁曰主誓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解詁曰議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

杜元凱謂會公于比蒲是也大蒐大閱公雖在不齊國內常禮省文可知

也即部言公者乃特識也

城莒父及霄

無冬者師說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魯君臣受之三日不朝雖諱而削其事

事繫于冬故去冬以起之史記曰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遣魯君女樂文馬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明年春當郊是受女樂在是冬之證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月者爲下錄郊牛之變

麇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爲不言其所食

解詁曰漫也據食角漫也解詁曰漫者備食其身災不敬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曷爲以夏五月郊

解詁曰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三卜之運也解詁

曰運轉也謹案魯郊本以十月上甲繫牲十二月下辛卜日今爲改卜牛故正月始繫牲更以三月

下辛卜四月上辛不從又以四月下辛卜五  
月上辛得吉小乃郊也然夫稷牲唯具之正

壬申公薨于高寢

穀梁傳曰高寢非正也

鄭軒達率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籧條

邾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解詁曰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葬

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護柩會葬亦當遣大夫而已異義曰公羊說同盟諸侯葬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

解詁曰妣氏杞女哀公者即定公之妻子何以

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未踰年未成爲君猶未得遠尊其母魯之未失妾齊於嫡

故因其可正者正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董仲舒以爲宿在柳周室大壞吳楚主諸夏之象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不發傳者與奔喪同非禮可知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解

曰昃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

辛巳葬定妣

定妣何以書葬

解詁曰据不稱小君子般不書葬

未踰年之君也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雖未踰年其義成爲君當得爲其妾母別築宮廟故從廟

則書葬之例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公七虞卒哭既畢然後啟禮也

冬城漆

公羊春秋通義卷十終

經傳凡二千四百六十字

春秋公羊經傳哀公第十二

公羊通義  
卷之十一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解詁曰隨微國稱侯者本  
許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

耳許男者成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成復見者  
自復謹案何氏必知許自復者令諸侯復之當有  
不與專封文陳蔡爲楚所封春秋以自復之  
辭書之許實自復卽不復書足與彼相起也

懸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亦以改卜牛故三月下辛  
始卜郊特此一卜得吉爾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伐

邾婁取鄆東田及沂西田

解詁曰鄆沂皆水名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

解詁曰所

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率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

難意與陳儀同

父有

子子不得有父也

以蒯聵對輒言之固父也雖若得有其子之國以蒯聵對靈公

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衛與蒯聵卽蒯聵不得而有衛也解詁曰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

正其義也不貶蒯賧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爲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鄭康成曰蒯賧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莠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賧得反立明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率師及鄭軒達率師戰于栗鄭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解詁曰畏楚也州來吳所滅趙汭曰蔡既以吳入郢其依

吳避楚非得已故得與邢衛同書月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率師圍戚

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率師圍戚伯討也

解詁曰方

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

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

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

曼姑之義爲可距則

輒之義不可距文外自見此傳立言之善也 蒯聵本靈公所逐曼姑爲父距子非爲子距父也假令輒以愛父之故委國而去衛人猶當更立長君將遂可倖靈公之命迎蒯聵而君之乎推是以論曼姑不得不距矣解詁曰傳所以曼姑解伯輒者曷討者推曼姑得距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

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

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

周人之法無適子者有適孫靈

公廢蒯聵而不廢輒則輒適孫當立者故傳以爲有王父之命也

然則輒之義可

以立乎

解詁曰輒之義不可以距父故但問可立與否

曰可其可奈何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

子也

解詁曰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謹案傳言可者謂衛人可以王父之命立

非謂輒可仇讐其父偃然居位也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爲可立蒯聵無父命必不可立經若惡蒯聵卽似與輒與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卽似與蒯聵與蒯聵是尊尊之義不著也故但得託齊伯討以兩見其義言乎輒使曼姑距父則不可曼姑以靈公遺命距蒯聵則可輒之道雖當讓而衛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之意若夫論語所言賢者之至行又烏足以責輒也推子貢之問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命之事故援以爲喻令輒無可立之理冉有子貢皆非中知以下復何所疑而致問耶或詆公羊有助子警父之說者抑不善讀

此傳矣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

行乎下也

此推類及之廣言尊尊之義

夏四月甲午地震

占與昭公同哀公孫越事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

解詁曰掘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

復立也

曷為不言其復立

解詁曰掘立武宮言立

春秋見者不復見

也

春秋之大法凡主譏者有所託見則不復特見一省其文一徵其義若然經有有事于武宮復

言立武宮者武公不在春秋中嫌本有武世室其為廟毀復立未明故特見也

何以不言

及

解詁曰掘嫌敵也自義率祖則太廟而外其尊門及兩觀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其

疏等故言敵也

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災不宜立

季孫斯叔孫州仇率師城開陽

晉義釋文云開陽左氏作啟陽開者為漢

景帝諱也

宋樂髡率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解詁曰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

貶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解詁曰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弑蔡侯申

音義弑板本誤作殺从開成石經改

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

據文十六年傳文賤

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罪人也

本賤者又犯罪故尤賤之

賤乎賤者猶爾雅云微乎微者也解詁曰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

戒不言其君者方當  
刑放之與刑人義同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

左氏以爲皆弑君之黨然經不以討

賊之辭言之則彼未足信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

弟子讀經文似晉人

執戎曼子爲一事赤歸于楚爲一事疑與赤歸于曹同類故設問云爾

子北宮子曰

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引先師言以正之此實晉爲楚執欲言晉人執戎曼子歸

于楚則醇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司文嫌若以方伯待晉而以京師比楚故特避之加名以爲別也所以加名得見別異者正以衛侯曹伯等執歸京師皆不名故也

### 城西郭

### 六月辛丑蒲社災

蒲社者何左氏經作亳社賈逵云公羊曰薄社薄與亳音訓並國之社也

左氏經作亳社賈逵云公羊曰薄社薄與亳音訓並

同郊特牲曰薄社北隔使陰明也今公羊爲蒲字轉寫脫下寸耳書序蒲姑馬融本亦作薄姑而何

邠公云蒲社者先世之國在魯竟似別有蒲國誤矣武王伐殷克薄班其社于諸侯呂氏貴直論

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穀梁傳曰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社者封也

其言災何

解詁曰據封土非火所能燒

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

上而柴其下

解詁曰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



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此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

若曰國將危  
亡不用戒矣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書葬明賊已討不見討  
文者盜賤不足錄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率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曰卒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據楚子昭卒不書閏

喪以閏數也喪

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

喪數法略葬月當併閏計之故特著其禮喪服以年

爲節者不數閏以月爲節者數閏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然何氏竟指大功已下數閏釋此傳則非也禮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齊之臣子享有服大功者乎明年傳曰除景公之喪注云期而小祥服期者除然景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練是齊之末失難以年數者固亦數閏矣

六年春城邾婁

解詁曰城者取之也謹案諱取言城與虎半同義不但言取葭者方

將滅其國故諱之益深凡爲內深諱者正惡之大者也諱亟取不繫國今深諱反繫國者但言城葭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鞅率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祖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

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

弑而立者謂繼弑君而立者若宋督

弑殤公而立莊公未嘗言宋馮入于宋趙盾弑靈公而立景公未嘗言晉黑臀入于晉之類是也

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

謂陽生不氏公子

為諛也

馮黑臀等

皆君弑而後復國此則先復國乃以諛弑舍故此特為諛辭與齊小白入于齊而後殺糾者同罪

其為諛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

舍者嬖人

齊嬖之子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

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

解詁曰陳公欲拒言不可

恐景公殺陽生

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

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

解詁曰教陽生走

與之

玉節而走之

使詐以使命出防闕稽也周禮有金節竹節此言玉者蓋若龍輔之類也

解詁曰奔不書者未命爲嗣謹案子糾來奔亦不書同此例

景公死而舍立陳

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

解詁曰于諸其家也齊人語也

除景公

之喪

除義如除喪者先重者之除喪服自卒哭而練而祥而禫各有變除之節謂之除喪此期

而除喪者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左傳有既葬除喪則謂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而杜預藉

以飾其短喪之說尤可嗤疾

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

魚菽之祭

解詁曰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謹案牲用魚

薦用菽家之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陳乞未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之禮爲夫之君服期常卽陳桓也漢博士遊文帝諱讀當字願諸大夫之化我也

不將禮而相過曰化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

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

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

解詁曰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雷

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闐然公子陽生也

解詁曰色然驚駭貌闐出頭貌音義聞說文解字引作覲云暫見也

陳乞曰此君也

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遠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

爾

解詁曰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本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逆君之

自是往弒舍

解詁曰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于陳乞家然後往弒舍故先書當國起其

事也乞爲陽生弒舍不舉陽生弒者諉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謹衆陽生正舍不正而入于齊爲篡辭者舍有父命也此大爲臣子防也然比猶加弒陽生不加弒者彼言歸嫌比無惡此言入不嫌陽生無惡須主見陳乞之罪彼則別書棄疾弒公子比于下諉弒之罪自有所見也此二經文異

而義實同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

宋向巢率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率師侵鄭

晉魏曼多率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郕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

解詁曰據當舉入爲重

內辭也若使

他人然

若公伐既歸而使他人入之者然諱不欲公首其惡與須胸同意不嫌觸日入例者

下有獲惡明

邾婁子益何以名

據滅而以歸者乃名經無滅文絕曷爲

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

解詁曰據獲晉侯言獲

內大惡諱

也

解詁曰故名以起之也謹案外言以歸內言以來別其餘也醇順諱文不舉公至故特辭不言

以至而穀梁以爲言來有外魯之辭焉非經意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率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

據滅而以歸者乃名經無滅文

絕曷爲絕之滅也

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

解詁曰故名以起之

何諱乎

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解詁曰以屬上力能獲邦婁而不救

曹故責之諱案滅邢不諱滅曹諱者所見之世爲內恥尤深也此同事而異辭所以各見其義彼主責衛滅同姓此主責魯不救同姓之滅直書宋滅則責內意無所託變滅言入乃得起其微辭故曰諱與諱之爲用一也至於滅國之惡前後屢見不待責一宋公而後顯所謂見者不復見耳春秋用意每畧人所易曉而發人所難知亦猶滅虞言執真公衆也言秦滅勿獨嫌責宋公之薄也且入國而以其君歸罪固不滅於滅矣滅不日者順入文例

吳伐我

不言鄙者近逼城下之辭

夏齊人取讜及俾

音義俾音闕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

以邾婁子益來也

左傳曰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

解詁曰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讎及僇

既歸邾婁子齊亦還所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率師取鄭師于雍丘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解詁曰詐謂陷併奇伏之

類兵者為征不義不為苟勝而已十三  
年詐反不月如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

月者諸侯奔有罪例也益反國仍爲無道

見逐於吳故出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率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恥也此致者善公因齊喪退師將順其美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

解詁曰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率師伐陳

吳救陳

何焯曰救中國不進者吳楚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率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率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解詁曰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

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五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乘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有武事然後取其賦故賦之字从貝从武昔伯禽徂征淮夷芻蕘檉郊遂峙之田賦之法也今魯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厲民甚矣稅畝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

木有其制特不宜非時用之故  
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

蓋吳女也

解詁曰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

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謹案謂之吳孟子猶言吳之長女特避不稱孟姬耳杜預以爲詭託宋姓者非也孟子者貴母姊妹之稱詩曰齊子由歸可證也

公會吳于橐臯

公背殯有憲從不書葬已諱故不更沒公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

諸夏之會止于是故不月不致復爲大信辭所以撥

亂世存中國其猶下泉  
敗曹豎風終郟之意與

宋向巢率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蝶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解詁曰蝶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

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蝶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後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宗國以

亡齊并于陳氏

晉分爲六卿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率師取宋師于岳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解詁曰前宋行詐取鄭師

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

夏許男戍卒

失國復立尤微弱故不得日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何以稱子

據葉臯稱國

吳主會也

吳自是遂雄長列國不可復得抑故

稱爵存其實

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

中國也

國語稱黃池之盟吳公先故晉侯亞之春秋不欬以吳長晉故不錄其盟唯存會時

之次云爾

其言及吳子何

解詁曰摅鍾離之會殊會吳不言及

會兩伯之

辭也

解詁曰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爲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

實當見不可醇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半抑半起以奪見

其事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

言之重吳也

解詁曰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

曷爲重吳吳

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諸侯不序者序在晉下則仍似外吳

常辭兩伯不顯序在吳下則是外吳而并外中國諸侯矣文不可施故一切削之但張兩伯辭則諱

侯皆在可知舊說時吳乘滕大會中國齊晉前驅  
魯衛駟乘滕薛侯載而左傳是會有單平公經不  
書卽其一闕也

楚公子申率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趙汭曰會吳不書至此先會晉侯而後及吳子乃以會晉侯致也

晉魏多率師侵衛

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

解詁曰據上七年言曼多

二名二名非禮也

解詁曰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後正人正人當先正大以帥

小謹衆世本日獻子茶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然則曼多本一名多如左傳所載晉文公重耳又稱晉重宋樂祈犁卽謂之樂祈當時多有此比故何忌或言忌曼多或言多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諫二



名之義亦所謂因其可譏而譏之  
非本二字作名而強削其一矣

葬許元公

九月蠨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

解詁曰据北斗言星名

見于

旦也

解詁曰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

何以書記異也

解詁

曰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治與法

滅絕之象

盜殺陳夏彊夫

彊夫之罪未詳

十有二月蠨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

非魯國中所有然

則孰狩之薪采者也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采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

而歸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

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

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

麟一角而戴肉音中律呂行中規矩

遊必擇處不羣不旅不履生蟲不踐生草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不可以賤者之辭加之故大其

文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

爲來哉

解詁曰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

反袂拭面涕沾袍

解詁曰袍

衣前襟也謹案左傳正義引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

之跌其爲非常之歎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何氏傳本無此蓋治公羊者增成其說然春秋之作存王道於將絕垂治法於不朽孟子以爲亂後之一治故左氏先師賈服之徒皆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而胡康侯謂麟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天人和與之際誠有然者至其出而見獲則聖道不行終老兩楹之象也但夫子謙不敢當麟爲己出故但傷麟見非時感而致顏淵死子曰噫天泣方在制作就絕筆于所感爾

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

道窮矣

解詁曰噫喘嗟貌說斷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

沒之徵故云爾謹案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測水浸之沒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有棺無梓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二三年間也此年三見傷悼故子深痛之傳亦連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  
隱公以來之事祖雖

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往所見異辭所聞  
文獻不足恐失其實故斷自隱始

異辭所傳聞異辭

所聞者己之所逮聞也至於祖

父則所傳聞也世疎者其恩殺若桓之無王莊之  
不復誓納鼎歸寶文姜淫泆皆得質言之以立其  
義移於所見之世則義有所尊思有所諱定公受  
國于季氏不敢名其篡昭公娶同姓不忍斥其惡  
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大用必託始乎所傳  
聞之世而後可施也近者微辭遠者目言以義始  
之以仁終之別其世而不糅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  
不亂斯異其辭而不糅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  
矣上治隱桓而貶絕之法立下錄定哀而尊親之  
義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采毫毛之  
善譏纖芥之惡凡所以示後王經制者靡不具焉  
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因而十之周而再之天道決  
於上人事備於下

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

諸春秋

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蓋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事不當

其勢則不切高論堯舜之道而無成敗之效則不著不明故近取諸春秋因亂世之事季俗之情漸裁以正道庶賢者易勉不肖者則未知其爲是與易曉亦致治太平之所由基也

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

解詁曰作傳者諫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

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

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言君子豈不樂當世有聖

帝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推明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樂也左氏馳騁於文辨穀梁固囿於詞例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唯公羊子乎

公羊春秋通義卷十一終

經傳凡二千二十一字

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

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爲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爲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

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  
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  
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  
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唯公羊氏有是  
說焉漢初求六經于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母子都董  
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于朝廷立于校官董  
生授弟子臧公嬴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  
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之學方東  
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  
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

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見  
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名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  
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  
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  
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  
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郟非天子  
之絀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  
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  
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  
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



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寔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衍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舉陶則與瞽瞍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嗚呼是非相淆靡不然矣自有書而梅姚僞之自有禮而鄭王爭之自有易而荀虞之象陳邵之數焦京之五行王弼何晏之浮虛並起而持之往時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毛詩孤行亦旣杜其歧矣顧小序復不信於後世況乃公羊穀梁左邱明並出於周秦之交源於七十

子之黨學者固不得而畸尚而偏詆也雖然古之通經者首重師法三傳要各有得失學者守一傳卽篤信一傳斤斤罔敢廢墜其失者猶曰有所受之其得者因而疏通證明誠可以俟聖人復起而不惑倘將參而從焉衡而取焉彼孰不自以爲擇善者詎揣量其智識之所及匪唯謬于聖人且不逮三子者萬分一逞臆奮筆恐所取者適一傳之所大失所棄者反一傳之所獨得斯去經意彌遠遠已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然今之左氏失其師說久矣漢世謂公羊爲今學左氏爲古學以其

書多古文訓讀賈逵服虔號能明之雖時與此傳抵  
牾而一字予奪必有意日月名氏詳略必有說大指  
猶不甚相背杜預始變亂賈服古訓以爲經承舊史  
史承赴告苟如是因陋就簡整齊冊牘云爾董狐倚  
相之才徧優爲之而又何貴乎聖人大凡學者謂春  
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卽大惑文王  
繫易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十翼者周公次詩安知異  
日有爲之作小序者必待傳而後顯則且等於揚雄  
之首贊朱子之綱目非自作而自解之不可也聖人  
之所爲經詞以意立意以詞達雖無三子者之傳方

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敝魯之春秋史也君子修之則經也經主義史主事事故繁義故文少而用廣世俗莫知求春秋之義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視聖經竟似左氏記事之標目名存而實亡矣啖趙橫與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訾毀三傳率摭拾本例而膚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

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  
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  
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  
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  
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于成  
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于鄭乃非外此無  
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  
于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  
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  
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

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  
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  
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  
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  
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  
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  
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  
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  
紆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  
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弑壺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

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閒特殊異二子于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尚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嘽嘽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淳于髡設滑稽之辨欲窮孟子孟子直應之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方將任膠滯庸鄙之見而贊游夏之所不能贊不亦難矣世俗之爲說者曰春秋据事直

書美惡無所避豈不甚明而顧假時月日以爲例乎  
此言非是春秋之序事甚簡稱言甚約記戰伐知戰  
伐而已不知其師之名記盟聘知盟聘而已不知其  
事之爲若乃情狀委曲有同功而異賞亦殊罪而共  
罰抑揚進退要當隨文各具非可外求但據記事一  
言終無自尋其抑揚進退之緒誠求諸繫時繫月繫  
日繫殺之不相襲則其明析有不啻若史傳之論贊  
者東山趙氏嘗言之曰事以日決者繫日以月決者  
繫月踰月則繫時此史氏之恒法也東周王室衰微  
夷狄僭號五等邦君以強弱易周班而伯者之興幾



於改物其災祥禍福之變禮樂政刑之亂必皆有非常之故焉史氏以其三例者一以施之是非得失混淆雖有彼善於此者亦無從見矣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不日爲恒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恒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恒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

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  
今知此者惟汭一人哉推舉其槩及齊平及鄭平均  
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鄭伯姬來歸杞叔  
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  
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  
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侯入曹何以別於  
宋公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  
隱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  
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  
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

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于殺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殺癸巳葬晉文公背殯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諉弑之迹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衍而非衍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

又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  
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  
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未事  
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之  
極慙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  
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弑隱公子  
招之脅君亂國充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  
積思出謀發慮久已不範于禮義先師言春秋夫子  
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弑  
君亂國蚤已放流之寤殛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

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  
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  
貶招于漸貶鞏于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  
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  
二公子之辜而已鞏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招弟也雖  
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疎者不良當絕其位親者不  
良但不當任之亦勿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  
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鞏在所傳  
聞之世訟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  
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

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  
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  
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  
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篡成  
風之舍聞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  
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翬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  
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槩  
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  
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  
晉人宋人書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

從義公子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  
置之罪而以人書不寧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匄公子  
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  
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  
邲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典戎則正言之曰  
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之顯也故  
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  
前之接後之踰而蔡之胙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  
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  
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

之要法也。楚子虔咳嗽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于春。秋何則？般之弑父已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廬，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譬此其比在刺築館譏，猶釋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爲大夫。旣爲大夫，卽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絕備矣。而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



諱惡如可諱何以痺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譬狩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英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戍鄭虎牢於下乃可以城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

公孫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  
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  
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名陵高泓霍而  
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  
三亾國之諱亾也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  
將因其所諱達之於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  
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及  
之坊然乃知祖之逮聞所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  
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  
續經三年顧云齊陳恒執其君寘子舒州夫凡伯以

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  
非圍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  
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  
今左氏舊學湮于征南穀梁本義汨于武子唯此傳  
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在註疏漢儒授  
受之旨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癡疾左氏膏  
肓春秋漢議文諛例之等尚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  
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訛率臆未能醇仁傳  
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強殊鼻我  
于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

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  
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郤公自設  
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  
叔術妻嫂傳所不信郤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異義  
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未與輒拒父雋不疑詭引以斷  
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  
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  
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  
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  
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  
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

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次爲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母生董生旣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爲略依胡母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

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  
辭蓋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  
如是今殷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  
於千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  
鑽仰既竭不知所裁

乾隆卅有八年孟冬甲子裔孫翰林檢討廣森謹言

敘終